圭齋文集卷之七

宗孫銘鍾編集
安成後學劉鈐校正

序

防里歐陽氏族譜序

歐陽氏之初望出兩郡千乘中絶今存者皆渤海高也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易考又自唐以後譜學久廢我文忠公最先倡之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先備今或不然然則以子孫衆多轉徙不常也吾家自趙宋淳熙丁酉高祖八府君自防里遷瀏之馬渡曾大父宜軒先生自馬渡遷長沙大父澹軒先生及先太常渤海伯復居于瀏聞八府君在時間歲一至防里由曾大父而下仕

學四方至者蓋鮮獨幸我族屬不可鄙夷而得叙其世次焉頃予在朝防里族兄奇翁先生遣姪勞予京師去年謁告南歸又勞予于家且囑叙其譜焉余方為為譜亭之行當得備詢而悉載之未幾予環之使至是以不果來也因念吾宗之盛儒者又多譜或不一致貽先正巽齋公之恨然以予今日之事觀之又何恨乎昔人耶雖然族譜之作將以重倫紀厚風俗使其子孫知源委之所自足矣必求如唐人之譜學自受姓以來皆有可考則固有難者矣無已則用吾文忠公之法姑叙防里之近者焉則庶乎其可訪求也譜留予所半載迨將北行乃叙而歸之奇翁以俟他日

彭氏族譜序

分宜彭氏其先東漢長平侯宣居淮陽傳九世至北齊陳留王樂居安定又八世唐禮部侍郎景直居瀛州子構雲避天寶之難遷江右傳四世為安定王玗居廬陵玗兄弟五人為太尉者四子十一人人皆檢校大傳大保六曹尚書諸鎮刺史孫二十七人相繼登進士第為顯宦五世孫嗣慶復遷分宜縣南之珠溪今珠溪族甚盛或隱于林麓或顯于王門卓犖豪傑世不乏人或明經而備進士之業者殆不可量予嘗讀彭氏家傳王雄據一方士馬精銳數與淮陽爭衡湖南馬楚為之請于後唐錫爵崇貴迹其材智英毅豈下五季諸雄哉惟能

自慶冲抑不竊位號故其子孫衆多美譽不墜此殆鬼神之福謙者歟傳又言王亨年九十有八繼學不衰子弟從授二戴禮及春秋者千餘人非有絶人之資不至是也抑彭氏世有聞人爵爲侯王長平侯以文學陳留王以武功安定王資兼文武繼自今爲子孫槩矍先訓箕裘先業文武以應國家之需則是顯融者豈有既哉珠溪之彭吾防里之歐陽族望相同婚姻相繼故叙是譜不辭

白石周氏族譜序

六朝以來家有譜系之學又有譜系之書隋經籍志載天下郡國族譜若干卷吉州譜八卷洪都袁州稱是江右諸郡詳他郡也唐世此學此書盛行五季淆亂四方割據馬殷在湖南獨能輕徭薄賦又招納賢者故中州名家士多歸之後以希聲兄弟爭國士稍稍散去今觀廬陵周氏族譜言其先世避地江淮丁馬氏亂復徙金陵蓋唐末自中州依馬氏及亂而遷此亦當時之一族也但譜云江淮當作江湖殷境土未嘗及淮考之馬氏失國既又南唐始亡周氏庸君羨仕唐至僕射理宜然也由僕射迄今冠蓋不絶屢遷而不替則周氏之德其盛可知矣孫名師韓者有志於譜又備録而刻之猶予諫以刻本至京賦余求志其快夫譜學廢譜書亡已久余何幸見古道於周氏然余嘗以杜君卿作通典詩譜

書具存而杜不紀錄為可恨今則無所於購矣適承勅
編經世大典偶見周譜因附著于盧於斯且志吾廬陵
之人尊尚氏族其來甚遠也

後林周氏譜序

廬陵周叔量以其族譜謁余序其端予序南北大姓多
矣求其自受姓以來世系不絕歷歷然可考者蓋由
世變相承或斷續於南北六朝之離合或散逸於五季
列國之紛爭往往而是也惟代有聞人出而振起之及
有卓識之士當世變之來善擇地以處則族可至不絕
譜可至不隳也予觀周氏始遷周原迨漢之爵徹侯者
有其人又降而為魏博士歷晉至北周為長安之周基
歷隋至唐中葉府君璟顯融于時至四世威遣世有
難避地金陵五世矩事南唐為御史晚愛廬陵山水之
秀可居遂依郡公楊竦而家焉即今之西昌宋初有曰
史諱學士有曰光祿僕射皆傑然表於其族淳化而下
宦業日盛朝廷賜其所居里曰爵譽六世倩又嘉安成
泉石之勝曰後林而徙居之內附後子孫亦能輯其前
聞由是詩書之澤與爵譽相輝暎蓋九世于茲矣叔量
受知當揆被選為公府掾會有特旨省臺通用南北士
遂應令首為御史臺掾遷臺照磨進中書檢校官因思
近代名公卿有自以先世或閥於偏方不獲有聲於中
國及貴徙居中州頗為士論所少今觀叔量之際遇則

為子孫相攸唯當以山水風俗之美若地里之僻左自當遇大同之世推一世之公也雖然居者種德以詒其後行者畜學以發其身充宗之道在是而已爾叙量名浩學行偉然時譽歸之後林周氏之復盛其昉於斯乎

廬陵中州劉氏族譜序

前代藝文志載郡縣氏族書甚多士君子若唐路氏宋呂氏明譜牒之學學者亦不乏人近世氏族書散失士於譜學無聞中州故家屢更兵燹仕者投牒天官會大父大父或犯其諱其族譜可知矣江南内附多不煩干戈承平既久冠蓋之族幸遭明時涵濡深仁往往洽其家譜不知者以為一家之私事知者則以昇平之氣象可觀於此至正壬午十月余訪族就醫於宜陽道經南泉與中州劉君西巖及宗海會于山中出其所脩族譜眎余徵余叙其事廬陵劉氏之顯者獨多於郡中州族自廣平來始祖紹聞府君傳至今歷十有七世詩禮相仍簪紱相踵試閱其編支分派別瞭然在目西巖宗海二君之用心可謂勤矣予族宜陽而家溯居閒屢欲訪族而阻疾聞族有善醫往即之中途見劉氏族譜私竊自喜知吾族之必可訪疾已者幾半故因其請而樂叙其帙端紹聞歸宋積官運使其子有與金陵李氏姻戚者蓋大姓也其詳見王城山先生及宗海自叙云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脩年紛冠即有志著書初為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基言詞章講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鮮公文集而日録之凡有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閑居紀録師友論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稡之始疏其人若干篇以其事中更撥雙擲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脩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郎律楊史之器業宋高郵張之謀猷保定蕃城東平鞏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詞章劉李貴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豪桐風廉山廉軍國之有士君子堂其臺府憲臺之臣惟二王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illegible]班可紀也太保少三太史天八之學淩川[illegible]名節之狀與代言之見者至於司[illegible]豐主庶民之術所謂九京可作我則隨[illegible]計大人才富[illegible]出伯脩是論未渠央也[illegible]

廬[illegible]鑑氏通鑑綱目

昔司馬文[illegible]公變紀使[illegible]為作[illegible]迎鑑來[illegible]變其法且[illegible]所去乎正[illegible]者[illegible]春秋三傳之遺意也夷於文[illegible]生[illegible]勿詩[illegible]傳註或[illegible]人皆有成書[illegible]秋[illegible]至胡[illegible]

是信未之確然則綱目何為而作耶蓋世甘求之春秋有
書史舊文說者謂直書甘是
義例者愚也蓋不敢必以甘言
繫戎已見於書之名而予奪權衡時有所憾文公忠
之故有是作焉初意固有聞矣書天宗周天下是時有
與周同姓躋者乎黜魏帝漢有說也乾侯之公在是也
旁陵之帝王乎帝乎故知是書於去秋所以異之跡則
知所以同之旨矣推二大節引中之書法斷不誣矣
近時儒者疑為文公未曉著書之疑為門人之作皆
未究所以作綱目之志云
十餘載比辭而義研推
[illegible]錫先生研覃[illegible]是三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張如指諸掌

曰通鑑綱目書法豈其嚴乎余從友人鄂省宰屬馮君
子羽得而讀之三復歎之曰春秋微公穀啖趙諸說猶
可綱目微鑑氏書誠不可也何時歸青原故鄉願即先
生一二而揚確之姑志余說于帙末

忠史序

忠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
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
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而實然也或曰臣
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
也禮記所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
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

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為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已推已二者出乎其間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亶其嚴乎番易楊玄翁有見於此矣大父通守左軒先生當宋季官守以正直聞臨難以死節著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已者悉錄之又徵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瞭然不繆於人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涖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極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即天地閉塞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為國子博士時職當校讎書既表章之猶恐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虛籟集序

古人之詩被之絃歌其入人之深猶有待於聲今人之詩簡牘而已或一字之工一言之妙真能使人心存而

不忘以是往往知音於千里之外會心於百世之下求其所以然而莫知孰使然非天乎愚讀秀江縣春洲詩清曠簡遠擬古精到有韋柳風而自名其集曰虛籟嗟乎鄒者吾知其為匏笛者吾知其為管今吾與春洲神交冥漠於不識不知之鄉讀其詩愛其人吾不自知吾為何心此蓋南郭子綦之所為隱几者耶抑又聞達人之詩猶治世之音人未達世將治有識者察焉天地間有無相推虛實相感轂之妙萬物者其在乎此孫君勉乎哉吾有以知君矣題而歸其詩

至正條格序

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書省臣言大元通制為書纘集於延祐之乙卯頒行於至治之癸未距今二十餘年朝廷續降詔條法司續議格例歲月既久簡牘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衡決有司無所質正往復稽留奸吏舞文臺臣屢以為言請擇老成耆舊文學法理之臣重新刪定為宜上乃勅中書專官典治其事遴選樞府憲臺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明章程習典故者遍閱故府所藏新舊條格襍議而圜聽之參酌比校增損去存務當其可書成為制詔百有五十條格千有七百斷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有四日右丞相阿魯圖左丞相別里怯不花平章政事鐵穆爾達識翀卜班納麟伯顏右丞相搠思監參知政事朶兒職班等入

奏請賜其名曰至正條格上曰可既而群臣復議曰制
詔國之典常尊而閣之禮也昔者周官正月之吉始和
大宰而下各以政教治刑之法懸之象魏挾日而斂之
示不敢褻也條格斷例有司奉行之事也甫刑云明啓
刑書胥占其所從來遠矣我元以忠質治天下寬厚得
民心簡易定國政臨事制宜晉叔向所謂古人議事以
制之意斯謂得之請以制詔三本一置宣文閣以備聖
覽一留中書藏國史院條格斷例申命鋟梓示萬方上
是其議於是屬玄叙其首篇玄乃拜手稽首揚言曰人
君制法奉天而行臣知事君即知事天敬君敬天敢不
敬法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又曰雷電皆至豐
君子以折獄致刑二卦之象為電為雷所以明天威也
繼自今司平之官執法之士當官蒞政有徵是書毋瀆
國憲毋干天常刑期無刑實自此始亦白懋敬之哉

奕序

古者人生入小學比及弱冠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
事已徧習矣他日因射之餘意為投壺且寓禮焉因數
之意為奕且寓智焉其初皆是以養其良心而合乎張
弛之道者也投壺之說見禮記奕之說孔孟嘗及之世
傳堯以丹朱少智教之以奕雖未必然然奕有算法存
焉是以導智容有是也今小學之教久廢而二事以為

伎精之者往往名世焉廬陵嚴德甫善奕初集奕法為書晏文可故家子也乃以家藏諸譜又增益之奉禮青城楊君以書來為之求叙將鋟諸梓以廣其傳予性猶且拙少賤力學乏暇於琴於奕皆懵然每為大夫士所哂楊君之請愧不能言奕之幽眇以咨之姑叙其所知者如是

考古臆說序

昔誠齋先生解易取史事以證爻辭安成李廷傑上書取史事以言時務皆能極事變而盡物情非特足以垂來世之戒推而行之有足以救當時之弊然非學博而義明焉能援據如是之精覈論訂如是之詳切耶舉子學策奮於燈窓求篤單主司之問立志已在於進取為論何怪於迂踈廷傑此作志在祛時蠹而起民瘼豈切切為功名計耶宜其剴直而無諱明白而可行也閑中閱此知山林中有識時之俊憂世之士如廷傑者第未用爾用則於斯民豈無所裨益乎

鈐岡續志序

郡縣之圖志何為而作也國有賢守令猶家有賢子孫守令保圖志以治分地子孫保關券以治分業能治其所有即為賢矣因田野之有定界也而考其有汚莱者乎因戶口之有定數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賦役之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湮沒乎在私者有暴橫乎因

士習之有舊俗也考其有可匡直而振德者乎有可濯磨而作新者乎治之而無倦則田野可闢戶口可增賦役可均風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則圖志可一日而闕乎分宜有縣起宋雍熙至南渡嘉定間謝令謀作縣志尋復不果淳祐黃尉始克成之混一以來更六十有七載浚儀趙侯尚之為尹百廢具舉乃作鈐岡新志以續前編書成適予叙族至邑南之防里侯以予於是邦寔多桑梓之誼以序見屬辭不獲則顧以昔人治官如家之責告夫求匐於吾邑者庶知前人作圖志之意非徒以廣紀載備考訂而已將以為勤政之一大助也雅本作者之意黽勉述者之事吾邑吾民其多幸矣乎

風雅類編序

風雅之道先王治天下一要務也風即風以動之之風雅即雅烏之雅以其身能動物也本於邦國播於樂府薦於郊廟以考風俗以觀世道尚矣然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孔子論韶舞本惟其聲武王所遭遇與舜不同世儒因其不同而優劣之未必聖人意也周衰風雅道熄既而聲音之學寖廢無已而求言辭之間則後世詩為近蓋其志氣之盛衰意趣之高下音節之淳漓於風俗世道猶有可考者是以君子有取也袁君懋昭作風雅類編介

予宗姪貞為之求序見其凡例强人意甚多以世代次序此得詩譜遺法起四言至樂府止五言七言絶句論建精詳去取簡當他日書成於風雅豈小補哉余嘗典司太常又嘗出為觀風使者留意兹事而弗克遂偉哉袁君是編其為我趣成之

潛溪後集序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為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為盛逮及東都其氣寖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于古南渡以還為士者以從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文

實防里族云

梅邊先生吾汶葉序

論人行事校舉而稱之者其善爲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藏之者其善爲不可勝數也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爲大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蘄爲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鐳君省吾得吾汶葉讀之至生祭文丞相文作而嘆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爲言爲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

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為典謨為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為春秋為變風雅為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雖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愚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環山詩藁序

前年與族弟齊吾同客京華暇日相聚齊吾口誦近作予傾聽移日旅懷為之豁然今年予謁告還家復相遇於劉東之沙江出詩藁示予佳句疊見私竊自喜吾宗之多文人也齊吾盛年子長之遊方壯涉歷日遠覩記日廣吟詠日富大編巨帙當自此始老兄退處畎畝涼竹簟之風曝茅簷之日思草池之句得新集讀之亦足以怡暮景矣三復玩味題而歸其帙

圭齋文集卷之七終

圭齋文集卷之八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鈞校正

序

玉振詩序

安成鏞君玉振示予以舊詩藁佳句疊見而名其集曰進脩余見而歎曰異乎鏞君之名斯集也夫進脩之於詩岐而為二也久矣殊不知詩固一技技進於道莫驗於詩脩辭立誠詩非脩辭之要乎胡五峯見朱文公萬古青山只麼青之句改賦之曰山中出雲雨大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文公之學專務體用其教學者亦然豈必五峯而以此詩發之也如是則知詩為進脩之助豈小

補也哉王振諸體詩能爲麗則不涉輕儇求去陳腐不至峭刻吾又將於詩而得其人焉

梅南詩序

詩得於性情者爲上得之於學問者次之不期工者爲工求工而得工者次之離騷不及三百篇漢魏六朝不及離騷唐人不及漢魏六朝宋人不及唐人皆此之以而習詩者不察也高安儒者曰易君南友恬愉清白之士也富貴利達不動於其中游行江湖以得句爲樂故其爲樂府爲諸體詩往往出於性情之所感觸咸臻其妙然其學問亦足以副之二者雖未能定其優劣而集中之詩偉然固佳作也京師近年詩體一變而趨古奎章虞先生實爲諸賢倡南友從虞公遊昔人云既見異人當見異書吾有以知其詩日進而未已也

李宏謨詩序

宋訖科舉廢士多學詩而前五十年所傳士大夫詩多未脫時文故習聖元科詔頒士林未嘗廢詩學而詩皆趨於雅正舊謂舉子詩易似時文正未然也安成李宏謨彙所作詩以求序讀之終篇語多清新迥出時文舊窠誠可尚也抑國朝取士之文先尚雅與不知舊習浮靡故他所作亦然與抑亦治世之音流布樂府自是始與因序以志予喜

李希說詩序

予訪族安成多見佳士文多見佳作將歸得秀才李希說山中小藁玩之幾不能去手蓋作詩甚難多作不可少作亦不可多作易强少作易艱二者皆不得佳句非句不能佳興乏佳耳境趣之生如不欲詩而不能不詩古今絶唱率由是得也希說此藁開卷第一首樵賦有我欲近自然物物由天成以是求句何患無佳句也予茲行喜見佳士佳句之多雖未見希說已見其人於詩何時當握手與共論詩之情

鏞執中詩序

鳴皐集者安成劉君執中集其所作之詩之編也集成屬予序其端予見其集中樂府精深諸體詩壯麗閒遠

佳麗又詩鳴者今人往往因人已然之窮達而求之於詩詩窮達者之詩從容而有餘窮者之詩戚促而不足殊不知窮之爲卦逸樂而有餘者也鳴不當則凶謙之爲卦甲下如不足也鳴而當則吉何有於窮達乎執中之鳴據其境趣之實發乎性情之真吾見其鳴之昌也中孚鶴鳴子和我爵爾縻之象上下感應同出一誠耳異時執中以詩鳴而名實相賓一鳴而聞于野再鳴而聞其天何患九皐之遠乎執中號後梅吉士之老成者云

蕭同可詩序

詩自漢魏以下莫盛於唐宋東都南渡名家可數而可恨者亦多金人跳越跌宕之音自謂吳人萎靡然槩之

大雅鈞未為得也至元間山林遺老閒暇抒思之詠一二搢紳大夫以其和平之氣弄翰自娛於是著論源委盡陋舊尚近時學者於詩無作則已作則五言必歸黃而歌行樂府七言斷至盛唐雖才趣高下造語不同而時二家所守矩矱則有不施用於今者矣是雖辭章一臺豈遽固可觀矣盧陵蕭君同可集所作詩成巨編屬予序之予嘗及同可論詩矣凡而晚宋氣格之近卑而江黨作之傷巧同可禁足而不涉是境也矧夫馳騖南北之路攬燕代之雄傑睹京關之美富亦既囊括神奇而用之宜其詩日造夫高遠而未艾也雖然人之榮遇往往於是已之同可其自此升矣夫

羅舜美詩序

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好為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於黃然詩亦小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我元延祐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趨於雅正詩丕變而近於古江西士之京師者其詩亦盡棄其舊習焉廬陵羅舜美以詩一帙屬予題其端讀之佳句疊出詩不輕儇則日進於雅不鍥薄則日造於正詩雅且正治世之音也太平之符也鄭箋言詩可

以觀治道之盛衰豈不信哉楚與吳之詩不列國風而近世江表詩甚多他日寘諸樂府者矣

月樓上人詩序

余頃得月樓上人校摯五言長律一首思致清醇氣格深妥知其為能詩者及觀全集大篇短章亹亹佳作然則唐之九僧不專美於前矣士大夫非無能賦之才進有嘆老嗟卑之心退有啼飢號寒之累其不爾又有懷祿固寵之思憂讒畏譏之慮昏濁其神志凋落其精華求其嗜欲淺而天機深與山間林下之高士角一日之長則亦難矣是宜上人之精於詩也夫息而題其帙端

往年鄭君以道為廣右憲史請于部使者以二檄諭徭人數千出降列郡征戍一日而撤其民歡忻鼓舞沴氣頓息使者由是論功進爵後使者至復質往事知功由一檄謂以道曰兩江岑黃拒命兵久不解始以舉措弗當貽畔至今若復馳一檄紓其抑鬱之氣示以禍福之機蠻亦人耳烏得不從使者又說命以道立草檄文遣辯士馳入岑黃洞中二豪得檄感泣曰今日下情得上達矣乃問草檄者誰斯人得吾遠人情實如見肺肝請悔罪納土各遣子弟奉貢既達朝廷矜之為之賞賚有差後使者又以是峻遷於是言者謂賞不及以道不可代陳其勞天官為減一資歷而已余為大司成以道調

官京師欲見其檄得其古文數篇甚佳而檄終不以自
暴後自粵中見寄近制往往可愛今過宜陽以道司讞
府中牴以行餘全集見其大小詩文雜著等作如師中
丈人指撝集定士卒稟令退就行伍無不整姣又如瞽
矇眡瞭遞其能堂上堂下之樂各得其正何其能官也
世間不善遣文如不解事人作事位置失次令人悶悶
以道諸作一一令人意强宜其能官也夫以道所至著
稱廉幹在宜春敘慝分明民有鄒郭可謂賢矣三復詠
嘆敘而題諸

劉桂隱先生文集序

廬陵劉桂隱先生文集師余為之言曰士生
數千載後言性命道德如面質古人言成敗是非如目
擎古人其間命意措辭則欲求古人之所未道而又欲
不背馳古人其事可謂難矣或曰難可但已乎曰不然
有一定之法而蔑一定之用者[illegible]人之於規矩也有無
窮之言而懷無窮之巧者造物[illegible]於文章也是故巧能
為文章不能為規矩偭故常而為規矩者狂之於巧者
也法能為規矩而不能為文章守故常而為文章者猶
之於法者也今余讀劉先生之文溫柔敦厚歐也明辯
閎雋蘇也至論其妙初豈相師也哉又豈不相師也哉
或曰妙可聞乎曰妙可意悟耳試從鏞先生求之蓋有
不可得以言傳者矣而況余乎雖然余所謂規矩蔑一

一定之用文章懷無窮之巧者庶乎近之劉先生文傳世可必尤長於詩詩五言古體短章尤佳因書以為之序

族兄南翁文集序

族兄南翁過余瀏上示予以文藁讀其文廉靜而深醇是四辭者昔人嘗以稱人之有德者矣今予以稱兄之文必有所見也兄抱道自足無求于時故形諸外者亦有德之言乎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倡為古也竊惟近年江右士為文間使四方學者讀之輒愕相視歐鄉之文乃險勁峭厲如此何不舒徐和易以宗吾六一公乎蓋嘗究其源焉吾鄉山水奇崛士多負英氣然不免尚人之心足為累焉耳夫文上者載道其次記事其次達焉烏以尚人為哉歐陽公生平於平心兩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輩論讀書之法亦曰平心定氣人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兄文廉則不誇靜則不躁深則不膚醇則不靡尚願羽翼吾歐陽公之學以模楷後進之士將見江右之文章粹然為四方師表矣

贈李敏求序

昔者聖人之教學者不貴資質尚學問往往引己以喻人故嘗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世學者率以為聖人謙辭殊不知問禮問官入太廟之問

孜孜焉實用其力又非特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爲然其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何事乎禮義而已矣斯言豈吾欺也廬陵朋川李氏唐西平王之後也族多文人有字敏求者屢以詩義貢于有司聞余至安成族中介予族姪用賓以來見愧無以益也因即其字爲序以贈之敏求將去復問曰敏何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吾江鄉能訥言者恒少子敏於內請自訥於外始

送虞德脩序

天曆二年夏洪省駙使虞君德脩護送公賦來京師冬十月竣事復乘傳歸繒紳士大賦詩以餞授余以首脩

記德脩余以諸生幸獲侍德脩之先君子蜀郡公於長沙令以文翰屬吏又幸獲從其仲氏奎章閣學士于朝寔有世契誼不得辭夫君子之從王事國爾忘家義也故天倫之樂與夫人爵之貴二者之輕重雖較然易知然求其合并亦人世之所難而造物之所靳也奎章公被天子眷遇待問密勿其雅尚高致固未嘗食息不志於江湖之上思從諸昆於山水之間以暢其平生達觀之懷而勢有不可能公亦豈得直情而徑行哉德脩乃能因王事之便以勞仲氏於數千里之外其樂之叵量此非可以言喻而增秩之華錫予之寵又適合并於斯時可謂盛矣夫奎章公辯色入直日未入三刻始退就舍

然如司馬君實時其寒燠飢飽於其兄蚤暮不懈也今翩然以南意其出郭而送別登高而望行遥見夫烏帽出沒於黃塵之郊此境此況昔人之見於歌詩者豈非吾為今日賦者耶倌人趣行祖道有作請以是為序

送鐳文廷之清江録事序

安成士登第自鐳文廷始調清江録事得視牧守縣大夫為親民長官自重宜矣其行歐陽玄重告之曰周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令之録事治城市關廂大畧相同而古今之制則不侔矣古者都邑如井田畫為九區前二區為君之宮之廟社之廳治後一區為市左右三區為民居市別為四門日出而啓惟民得入為蓋二畝半在邑之農也其餘大夫士凡有爵祿者市有罰所謂出一幎一帛一帷之類是也內而天子之都外而諸侯之國同一法其君過市則有刑者赦所以別尊卑也古法商古俗淳惡賈而抑末尚爾今夫録事所治則市人居民出入同其門綜理同其官而況百族之寓公四方之游士官府之府史胥徒兵戎之游徼以逮卜祝老釋之流又下而百技工巧駔儈負販奴客倡優淆處而襍由之如是而望其布治教平政刑一其量度禁令如古司市法不既難矣乎雖然儒者將為政必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此亦其有道者乎或聞玄之言而笑之曰迂

儒者欲驅市人而讀周公之法欲進録事而行孔子之政其可驩也特甚嗟夫文廷儒者也進士也玄語儒者語市人哉

送翰林應奉李一初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来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寅三人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南士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備史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天以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初者何其厚耶余之言則曰儒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又何其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關内補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是豈獨爲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之人吾黨之士喜稱樂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者也

送鐳仲宣歸隱東山序

予甲寅乙卯間與計偕至京師時安成鐳仲宣爲尚方大醫數被恩寵奏之輒効獲金繒之賜又嘗奉命乘傳

至於大漠療疾藩邸有奇功受厚賞於是服飾鞍馬皆華好如素富貴人第見其負氣岸不詭隨又好撫難經索問幼眇辯詰同列以故同列往往病之後是三十年再會仲宣於輦下顏色蒼古而議論不衰袖中出東陽詩卷謁予贈言且予謂東陽者吾鄉之山名也山有林泉之勝吾雖居此將及三紀而遠引之志未嘗一日不在此山也先生盍為識之予復仲宣曰漢東方朔言馬門可避豈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予愛朔言大似有理士君子涉世以跡不以心故能無累於斯世朔譏猾倳睨處公卿間無所避忌雖待公車彼山林士孰能尚之哉仲宣躍然曰吾榮吾東陽歸有日矣聞先生言其能以留乎請書以為贈

送鐳仲賓歸安成詩序

老病侵尋蚤引年命車先向里門懸獻方謾有求文客市藥應無買賦錢顧我燕毛慚晚達感君鴻寶試家傳青原舊友如相問雪夜時乘訪戴船

延祐乙卯予初擢第國醫鐳仲宣訪余於[illegible]時醫道甚行方被恩寵但見論議辯說予紱無少貸心恐其不見客於同列也泰定丙寅余召入朝詢其近況衆醫曰仲宣謁告歸矣至正甲申余以總裁三史之命晚歲復入詞林中仲宣亦至自南中比初鬚髮蒼白而不少衰後輩亦嚴憚之未幾從余求東山序浩然有歸隱之志公

卿貴人偶有難已之病衆醫相視縮手思吾仲宣而不可得矣去冬予以病告老歸瀏上客有薦劉君仲賓爲予診候問之仲宣乃伯氏也其取藥服之無疑知其世醫爲可托既獲其效尤敬其爲人仲賓身居市肆而無商賈計利之心口誦醫書而有儒者救世之志是可尚也歲莫别予還安成且求予詩詩不足以盡予托交之意又係以叙云

送伍成均南歸序

昔子路言志聖門顧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日夫子称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能不以貧富動乎其中誦詩之不忮不求以美之二事正相表裏子路之所志即夫子之所稱也今世布衣之士好以惡衣蠃服傲視簪紱往往援子路以爲依據殊不知子路所言車馬輕裘則其平生服御未嘗不至於華且好也惟己之華好猶思與人共之雖敝無憾則人之華好在此無羨在彼無媚非所謂不忮不求者乎自世以科目取士士子得失之相形有大於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矣安成伍成均奮起世科之後領薦於鄉試預貢于春官而以額溢小却乃能泊然不以得失入於其心是可嘉也矣嗟乎成均今日之偶失利不以人遺已爲憂他日而遂得雋其思與人同其樂也必矣故以子路之言志亞於魯點之浴沂者告之且使其駸駸於聖賢

之事當自此始也

慶鐳一山八十序

廬陵鐳公一山先生明年八十[illegible]於其初度之日豫致耄耋之慶子松州判官省吾[illegible]將謁朝之縉紳士為歌詩歸以娛其親謂予為[illegible]介余謂省吾曰水陸之奇南北之產籩豆之珍脫皆咸萃輦下君幸至於斯思所以為尊公壽者[illegible]畢此何歟省吾曰不然吾聞吾子致其愛敬於親[illegible]為大口體次焉君何責我以口體之奉乎且口體[illegible]不廢也親志之所樂為之子[illegible]不知其所在乎[illegible]吾之所以有請於縉紳士也今[illegible]我言耳雖然[illegible]君之意以告同志昔者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諷其大夫官師月誦雅以相告戒夫衛公固以是為進德之助然而音節之和有以宣其湮鬱聲文之美有以導其愉悅衛生延年之道其有以加於是乎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介之為言助也介必有祝頌之辭辭意而已矧歌詩者又有益於壽乎顧以是為作者之倡云

士齋文集卷之八終